

张伯苓:中国奥运首倡者

最早倡议中国参加奥运会

1910年10月,张伯苓联合上海、天津等地热心体育人士,在南京共同筹办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并以赛会发起者、总裁判的身份,率先发起了全国学校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成为中国第一个社会体育组织。1912年,他参与发起了远东业余运动协会和远东运动会,并积极与国际奥委会联系。

1924年5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张伯苓担任名誉会长。1931年,在张伯苓等人的努力下,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

中国奥委会。

最早促成中国健儿参赛

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1932年,第10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因经费不足,国民政府决定不参加任何比赛,仅派当时任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的沈嗣良前往观礼。然而此时,一则惊人的消息使事态急转直下。日本企图利用奥运会,想使它一手扶植的傀儡“满洲国”获得国际社会承认,并称决定派刘长春、于希渭作为“满洲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私下对刘长春进行威逼利诱。

时任中华全国体育协

进会名誉会长的张伯苓立即与刘长春所在的东北大学的校长张学良进行商议。张学良拿出八千银元作为经费,宣布派刘长春、于希渭二人组成中国代表队代表中华参加奥运会,张伯苓则急电国际奥委会为刘长春等报名,共同挫败了日本和伪满的阴谋。后来,于希渭由于滞留在东北没能成行,只有刘长春一人作为运动员,参加了1932年的奥运会。由于缺乏系统训练,加之长途劳顿,刘长春在预赛阶段即遭淘汰,但无论如何,刘长春单



1929年秋,张伯苓(左6)与上海两江女师篮球队的合影

刀赴会,开创了中国人参加奥运会的历史纪录。洛杉矶奥运会筹备会的报告中,刊登了一幅刘长春全身照片,上面写着“中国四亿人的唯一代表刘长春”。

(综合《光明日报》《决策与信息》)

宋如海:中国出席奥运第一人



1932年刘长春写下了中国人在奥运赛场上的第一笔,成为第一个亮相奥运会赛场的中国人。其实,追溯到4年前,金陵大学体育专业毕业的宋如海已悄悄开启了中国通向奥运的大门。1928年宋如海作为奥运观察员来到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九届奥运会,他也是第一位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正式代表。

宋如海1890年出生于安徽,1916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随后到湖北武汉从事体育工作,又到美国春田学院学习体育学。1928年,第九届奥运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举行,邀请中国体育界派代表出席这届大会。中国奥运委员会委员、中华体育协进会会长、外交部长王正廷公务繁忙,无法抽身,于是请宋如海代替。宋如海当时正在美国春田学院留学,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中华体育协进会名誉干事。这样,宋如海就以中国副代表和观察员身份参加奥运会,正代表则是中国驻丹麦大使罗忠贻。其间,宋如海从荷兰给上海《申报》发回多篇“特约通讯”,向国内介绍奥运会的盛况细节。

1929年《东方杂志》第七号上,发表了宋如海的《阿灵比亚世界运动会简史》,这是民国史上最早详细介绍奥运会见闻的文章。宋如海在文章里将“Olympia”音译成“阿灵比亚”。此后,他又将“Olympia”音译成“我能比呀”,反映了中国人对参与奥运的热切向往和坚定信心。

(摘自《人民政协报》)



“问题少女”

1980年3月,安吉拉·雷纳出生于英国大曼彻斯特东南的斯托克波特镇。雷纳的父亲是个浪荡子,很少回家。而母亲完全不识字,且患有严重的躁郁症,家里的三个小孩只能靠外祖母同时做多份零工养大。雷纳14岁就在当地一家夜总会陪酒,抽烟、骂人、打架是家常便饭。

16岁那年,还在读中学的雷纳怀孕了,孩子的爸爸是她19岁的男友。雷纳选择辍学,在政府的福利房中生下了一个男孩。她开始思考要如何照料这个小生命。此时,正赶上布莱尔的工党大胜,终结了撒切尔夫人和梅杰两任保守党首相连续18年的执政。像雷纳这样的人,恰是“新工党”政府帮扶计划的重点:连中学毕业证都没有的单亲妈妈雷纳得以进入斯托克波特学院,学习手语,并获得了社会护理专业的二级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之后成为一名护理工,终日奔波在本地的独居老人和残障人士家中。

从“问题少女”到英国副首相

7月5日,新任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大选之后数小时内就完成了组阁。第一个受邀走进首相府接受任命的,是一位身材高挑、一头红发的女子。她就是英国新任副首相——安吉拉·雷纳。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出身社会最底层、没能完成中学学业且常被评价为“泼辣”“粗野”的女性,可以在充斥着牛剑背景和行业精英的英国政坛达到如此高位。

在职场上,年纪轻轻就经历了社会多年洗礼的雷纳也有自己的优势。她出身社会最底层,很懂得如何与本地的中下层劳工阶级打交道。如此“接地气”的女性很快就被工会看上,拥有超过120万名会员的英国最大的公共行业工会UNISON吸收雷纳成为代表,她最终成为了UNISON在英格兰西北大区的领导人。此时,雷纳刚满30岁。

从政之路

在UNISON工会工作时,雷纳顺理成章地加入了工党。雷纳代表社工抗议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预算上的紧缩政策,与家庭护理服务的私有化提案作斗争。此时已经结婚并是三个孩子母亲的雷纳还住在政府提供的福利房中,为和曾经的她一样深陷于贫困、低学历、酒精和药物滥用的底层人士奔走,号召提升他们的工资福利待遇,并通过组织培训让底层社工获益。

2014年,在工会工作中崭露头角的雷纳被选为工党在大曼彻斯特地区莱恩河畔阿什顿选区的国会

议员候选人。在2015年的大选中,雷纳无悬念胜出,成为这个老工业基地选区183年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国会议员。2020年,工党再次举行党魁选举,雷纳在5人参加的副党魁选举中没有遭遇太大的挑战,成功当选工党二把手。

2024年大选前,雷纳作为副党魁代表工党参加了两次电视直播的辩论,她在保持攻击保守党火力的同时,也很好解释了工党的税收和开支计划,澄清了民众对于工党上台后就要大幅度加税的疑虑。辩论后的民调显示,雷纳在有7个党派代表参加的辩论中表现排名第二,仅次于改革党的法拉奇。她的性格和表现,正好与性子不温不火、常被标签为“无趣”“冷酷”的斯塔默互补。

本次工党虽然以明显优势赢下大选,英国媒体大都承认,雷纳的出现补齐了斯塔默的短板,为工党拿到了斯塔默永远难以吸引到的那些选票。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曲蕃夫/文)



梦回沂溪

刘吉长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一首老歌唤醒童年的回忆,跟随记忆的脚步,我踏上了回乡的路——湖南安化县平口镇沂溪村,一个梦开始的地方。

沂溪村,资水河畔一个普通的山乡村落。沂溪,是这个古老村寨的一方水脉。源自高山,汇入资水,溯溪而上有多股支流,分别发祥于两边的山峦沟壑。溪水顺流而下,落差高达数百米。溪水从高处跌落,被撕成碎片,形成局部瀑流。抑或跌跌宕宕,一路前行,与岩石撞击,发出哗哗的水流声,在山间回荡。山乡的夜深人静屏蔽了人间烟火,这声音变得更有穿透力,透过时空,直击耳

膜。或许,是山里人习惯了这连绵不断的“溪流号子”,如歌而乐,似枕而眠。而对初来乍到的客人来说,这是一程难得的体验,乡土风味,怡然养心。

沂溪是一条满载童趣的溪流,浸润着儿时的记忆。山里孩子恋山亲水,小伙伴们一到夏天就泡在溪里,从小练就了抓蟹捕鱼的本领。螃蟹看似慵懒却颇有灵性,为躲避水流冲刷,常蜗居在石头缝里,守株待兔,等待小鱼送货上门。遵循这个规律,依石头背水面下手,总有收获。

曾几何时,沂溪村山高水绕,与世隔离,没有公路,没有汽车,渡船是连通外界的唯一纽带。外公是老船工,与渡船打了半辈子交道。船上吃住,

荷花辞

紫藤晴儿

浩荡的光阴,它寂静在自我之中
打开的花朵梳理向新的世界
露水翻滚着往昔,我们感念在所有的爱中
人间的美意总是可以用花朵象征
你看到的一池荷花氤氲向夏日

我们退出更多的空白,用于接纳
也用于安放它们。
身体的小兽也会是一只蜻蜓起落在荷叶上
舞动在身体之外
每一片叶子轻浮着光,也是光本身

时间的根茎在直达通透,空心的人也可以
空阔世俗之外,孤独为一朵花的穹顶。
偏执在那些洁白中雨水垂落的时间。
时间的陡峭
闪电和雷霆都可以遗忘或者摒弃
一片荷花回到了它的镇静

我们安然于与一池湖水保持着平行
花朵托起黄昏,也托起黎明。(摘自《朔方》)

诗情画意

即使在春天,我都想念春天

于清

睡蒙了,我竟然点了个十几公里外的外卖,外面还下着雨。食物已经在配送,我只能发消息告诉骑手“不好意思,晚了没关系”,但还是觉得非常抱歉。

想起之前在工作场合遇到的一个人说,她换了一堆5元的零钞,放在门口,在恶劣天气

叫外卖时会给骑手一张以示歉意。虽然和她没什么深入交流,但闲谈中的这个细节非常打动我,让我后来一直留心,不要怠慢别人哪怕微小的付出。

我非常看重人和人之间这种萍水相逢的良性互动,会因为被陌生人善待而开心,也会因为善待别人而开心,而且

会着意回馈一切善意。今春的第一场雨,我聆听许久。你知道,我们见不了多少次春天,对吧?80岁见80次,100岁也只能见100次。这样想,真是让人——即使在春天,我都想念春天!(据微信公众号“于清日志”)

纳博科夫写过一首诗,献给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诗中有两个人物,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站在一座桥上,河水映出落日,燕子飞掠而过。

男孩转身对女孩说:“告诉我,你会永远记得那只燕子吗——不是任何一种燕子,也不是那些燕子,而是刚刚飞过的那只燕子?”

她回答:“当然,我会记得!”说完,他们俩都眼含热泪。我很喜欢纳博科夫的描绘:不是那些燕子,而是刚刚飞过的那只燕子。在大多数人的视线中,飞过的只是“那些”燕子,而不是“那只”。“那些”是普遍的概念,“那只”才是鲜活的生命。

两者的区别在于凝视度。作家用心灵之眼看世界,如儿童一般清澈简单,排除了杂七杂八的干扰,看到了日月的原初,看到了万物清晰的脉络。

(摘自《日常》)名家精品

万物的脉络

梁永安

纳博科夫写过一首诗,献给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诗中有两个人物,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站在一座桥上,河水映出落日,燕子飞掠而过。

男孩转身对女孩说:“告诉我,你会永远记得那只燕子吗——不是任何一种燕子,也不是那些燕子,而是刚刚飞过的那只燕子?”

她回答:“当然,我会记得!”说完,他们俩都眼含热泪。我很喜欢纳博科夫的描绘:不是那些燕子,而是刚刚飞过的那只燕子。在大多数人的视线中,飞过的只是“那些”燕子,而不是“那只”。“那些”是普遍的概念,“那只”才是鲜活的生命。

两者的区别在于凝视度。作家用心灵之眼看世界,如儿童一般清澈简单,排除了杂七杂八的干扰,看到了日月的原初,看到了万物清晰的脉络。

(摘自《日常》)名家精品